

【美】凯特·米勒特 著

张军学 等译



精神 病院之旅

THE LOONY-BIN TRIP

凯特·米勒特

■ 女权先锋

■ 《性的政治》作者



心理与人生

XIN LI YU REN SHENG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主 编

蔡焯基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理事长)

雷德福·威廉姆斯 (美国杜克大学行为医学中心主任)

【美】凯特·米勒特 著

张军学 等译

钟良明 审校

精神病院之旅

THE LOONY-BIN TRIP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精神病院之旅/(美)米勒特(Millet, K.)著;张军学等译.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10

(心理与人生)

书名原文:The Loony-Bin Trip

ISBN 7-5004-2857-X

I. 精… II. ①米… ②张… III. 米勒特-自传
IV. K837.128.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50314号

责任编辑 徐海涛

责任校对 林福国

封面设计 王 华

版式设计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64030272

网 址 <http://www.cass.net.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丰华装订厂

版 次 2000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00年10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 张 12

插 页 2

字 数 285千字

印 数 1—6000册

定 价 19.00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 序

时值世纪之交，人们对心理卫生的需求似乎越来越强烈。

可是，仍有人认为，心理卫生离我们很远，以为那是心理卫生工作者关心的事情。可实际上，心理卫生离我们很近，我们每时每刻都离不开心理卫生。

影响个人心理卫生的因素相当广泛，没有也不可能有人提出一套适合所有人的心理卫生“保健”措施，但是，每一种着眼于心身保健、缓解情绪困扰的方法都具有独特的价值。

评价公众心理卫生水平的因素也很多，其中非常值得重视的就是公众对精神疾病患者采取的态度。现在，将精神病人视为“异类”的观点虽然已经不占据主流，但精神病人不被理解、遭受歧视的现象仍非常常见。

为了提高全民的心理卫生水平，改变公众对心理卫生的一些错误认识和误解，我们组织力量出版这套“心理与人生”丛书。

本丛书挑选的是在心理卫生领域最具影响或当前最新、最权威又比较适合中国人心理需求的心理卫生著作。本丛书暂定第一套四本，它们分别是：

《一颗找回自我的心》——心理卫生运动创始人比尔斯·克

FF70/4035

利福德所著，记录了他患精神疾病住精神病院前后的种种遭遇以及内心的思考和体验。此书首版于1908年，此后连年再版，迄今已经再版50余次，被称为全世界心理卫生运动的开山之作，是一本具有世界影响的书。要想了解心理卫生问题的来龙去脉，此书不可不读。

《生存技巧——八种改变人际关系的简单技巧》——美国心身医学会主席、杜克大学行为医学中心主任雷德福·威廉姆斯著。书中着重对影响人身心健康的人际关系因素进行介绍，提出一些简单易行的原则，对一般读者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

《精神病院之旅》——著名女权主义代表人物、《性政治学》一书作者凯特·米勒特著，是其一段生活经历（患“躁狂抑郁症”前后）的忠实记录。据作者所言，这是一本历尽艰辛写作而成的书，前后一共花去作者8年时间。完成后由全球著名出版公司西蒙·舒斯特公司出版，引起很大反响。书中除了叙述自己因患病而出入精神病院的经历之外，还着力呼唤世人对所谓的“精神失常者”多一些理解和宽容。评论者认为，她的观点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称此书“饱含人性的光芒”。此书被誉为是继《飞越疯人院》之后少有的一本力作。

《建构生活》——著名心理卫生畅销书作家大卫·雷诺兹著，书中介绍的心理卫生理论是基于两种在日本非常有影响的心理治疗体系——森田疗法和内观疗法。作者认为，一种好的心理治疗体系同时也应该是一种生活哲学。许多有紧张、抑郁、失眠、焦虑症状的人在读完他的书之后，很快就有所好转。

愿这些书能给读者一些帮助，愿这些书使我国的心理卫生水平有所提高。

辉瑞制药有限公司对本丛书的出版给予了很大的支持，谨对

他们支持心理卫生事业的举动表示感谢！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理事长

蔡 焯 基

1999 年 10 月 10 日

世界精神卫生日

苦苦探索只为正义，
孜孜追求只为光明，
因为你所拥有的
只有你的灵魂。

——特蕾西·查普曼

序 言

本书记述了一次由精神失常而肇始的恶梦般的旅程：因之而导致的社会状况，因之而经历的被监禁、被与世隔绝的痛苦。我要向你讲述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因为对我而言，把这一切都讲述出来，把发生过的一切再重述一遍，能起到驱邪除魔的作用，这是为还我本来面目而进行的自我辩护——一次心路历程。我们许多人都曾走过这样一段旅程。有些人毫发无伤地幸存下来，还有一些人却因遭施加于我们的伤害的打击而不能全身而退，因为面对错综复杂的情形和有精神病的“前科”，你始终饱受导致你屈服的巨大压力。我要向你讲述这一切，还因为我希望借此能帮助那些已经或即将踏上同样一段旅程的人们，那些被这种可怕的理念体制的魔爪攫住恣意蹂躏的人们，“精神疾病”，这种普遍接受的迷信。肉体遭到囚禁，你被强制服药，最后还要忍受那永远被锁闭起来、与世隔绝的痛苦，或即便被放了出来，也已终身蒙受耻辱。无论如何，那成了我们走向生命尽头之前永远挥之不去的厄运，我们将永远被认为精神已经失常。我曾认为这样的结局十分荒谬，绝不可能，那是别人的厄运，与我无关。

早年我已曾对这一社会底层的现象有过一面之识，或至少看

到过这一黑暗地带的表层：十八岁那年我在明尼苏达南部的圣彼得精神病院做过暑假临时工。尽管已经知道那一类的地方是多么让人恐怖，但我从未想到过在我自己成年以后竟也被强制送进了这样的一个地方，其时我已经独立生活、事业有成，已经出版过自己的书。这事发生在 1973 年，当时我十分茫然困惑，将这事视为偶然，把它当作一次不体面的事故，一个凡夫俗子可能会犯的错误，是家庭成员之间的误解，幼稚轻信的结果。从精神病院出来以后，我陷入深深的沮丧之中，我的自信心被这次精神病院的囚禁经历击得粉碎；尽管通过人权律师的说情和一次审判（这种审判本身就非同寻常），我获得了自由，我周围的人仍然认为我曾发过疯，所以我可能精神还是不正常。更有甚者，还有一纸专业人士出具的不祥的“躁狂抑郁症”的诊断书，关于精神失常的科学结论，在恐惧和孤独中我开始崩溃。对我当时的情况而言，自杀似乎是合乎逻辑的举动，而且有许多机会可以这么做——然而我没有做。我开始采取另一种——也是惟一可以选择的方法，来挽救自己的生命，挽救我的身体，我的心灵，我的灵魂。于是，我开始求“助”，变成了服用锂盐的病人活了下来，认认真真地活了下来。像我那样不健康的大脑必须用药物镇静，必须用药物封闭起来；如果顺其自然，我就会疯疯癫癫，情绪不稳定。

在长达七年的时间内，我一直与双手颤抖、腹泻、可能的肾损害以及碳酸锂的其他“副作用”相伴。后来，到了一九八〇年夏，我决定停药锂盐，从此摆脱了一位权威人士对我的控制——其实，我对这位人士向来就没有心悦诚服，而且有些事还使我心存不满。我决定停药完全是自己的决定，实际上是在赌博，是以我自己的理由在赌博。因为，一旦我接受锂盐作为治疗抑郁症的药物，就等于我将一切全都接受了。而且，我同时还等于宣称，

我自己已经无能为力，我的脑子已经开始退化。也就是说，我正在向一种疾病屈服，这种疾病的其他治疗方法将导致失去自由或因监禁而失去尊严。所幸的是，我失去自由的时间很短。但我却见到成千上万的人因此而永远失去了自由。我有勇气拒绝这种耻辱，对这种归因的方式提出挑战。如果我对自己的想法保守秘密，也许什么决定也无法作出。但我觉得我是安全的。因此，就发生了本书中所写的一切。

The Loony-Bin Trip

Copyright © 1990 by Kate Millett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

1999 by 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 (Zhong Guo She Hui Ke Xue Chu Ban Sh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Georges Borchardt, Inc.

through Arts & Licensing International, Inc., USA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译者：

第一部分：张军学 邹 枚

第二部分：尹文涓

第三部分：汤宜朗

第一部分

农场

1

在帕弗吉普西农场，恰在晚饭前亮起了暮色中的第一缕灯光，光线柔和，几近紫色。我和索菲穿过大洋槐树旁被环形车道环抱着的草地，砾石铺就的车道从我们面前伸展，路的那一端是农场房舍门前的草坪，那儿的树下已摆好了餐桌。我们要去看看索菲刚刚修整好的棚屋。她准备用这棚屋来做她的画室。这间空旷的新英格兰式棚屋原是一处鸡圈，索菲将它改建了一番，现在它充满南方的韵味，接近热带风格。“像一间新奥尔良妓院，”我说。我们一块儿笑了起来，“不过倒是完美无缺。”我一边在房间踱着步，一边赞叹着，心里头想起来原先他们管这地方叫健身房，是下午休闲的去处。白昼的最后一丝充满激情的充实感，是透过索菲的草席和竹编挂帘射进来的阳光。“你真是聪明绝顶！”我们四目相接，目光中蕴含着会意。来一次速战速决？“你觉得晚饭之前还能有足够时间吗？要是学徒们闯进来逮个正着怎么办？”她问道。我们笑着环视房间，阳光变幻出精致的画面，房间里光线柔和，隐约闪烁；相比之下，屋子外头水泻一般密密匝

匝的阳光是那么耀眼，一如波涛汹涌的大海托着一艘小船一般将我们这间屋子包围着。

索菲只花了几个小时就不经意地创造出来这样一份美丽，这让我惊讶得透不过气来。多年以来我多么熟悉这个地方，熟悉它每一天每一个时辰的模样，我甚至还在这儿干过活，却从未见过这房间会沐浴在这样的光线中。她如同变戏法般变出来这么一个地方。这个令人惊叹的女人，她的聪明才智，她的巧夺天工，她的兴之所至，她的天生直觉都形成了概念，直至化为现实。那是天分，瞧她挂的那帘子怎样捕捉住光线；瞧那竹制的百叶窗如何放置得恰到好处，刚好使从墙上的洞孔那儿潮水般涌进的阳光能透过来，投射到棚舍的南墙和西墙。一架她从加拿大老家带来的老照相机支在三脚架上，仿佛在解说这一切；仿佛又已经拍下了一个镜头，而我们都已成为画面中人——这房间已变成一架照相机，镜头洞开，将炽热的七月里晚霞的斑斓色彩尽收其中，大片的光线已经移到远处的西墙上，折射出红色黄色的光彩，融合在我们周围的空气中。她是多么光彩夺目，她创造的这个美丽场景比她以前给我看过的任何东西都棒。她向我俯下身来，向我示爱，抓住我，用她的魅力吸引我——所有这一切所散发出来的魅力，这最异乎寻常的爱慕，竟然有人能创造出这一切，将它作为私人的展出来向我展示，以表敬意，所有这一切都驱使我与她相拥上床。她那柔嫩的肌肤，她那在我唇下的裸露着的光滑的肩膀，我们身上盖着的洁净如新的蓝色床单，那颜料、颜料的色彩，那包裹着我们的金色的光芒的色彩，谁都不愿闭上自己的眼睛，不想错过这美色。

然后她们一齐尖叫着从门外向我们扑来，一阵狂呼，是金和丽碧，她们跌跌撞撞冲进门来，大笑着，清楚地知道她们搅和了什么。无论如何，她们的到来也是对我们爱情的赞赏，虽然妨碍

了我们，但也批准了我们的爱情，并为之鼓掌欢呼。我们相互对视，对她俩一点儿也恨不起来。“啊哈，我们知道你们要干啥，可时间已经太晚了，晚饭已经摆上桌了。”“真的已经摆上桌了？”“真的。我们等你们两分钟，不多不少两分钟，”两人都笑了，“让你们收拾得整齐一点。”她们自己就是如此年轻，如此性感；她们喜欢这种情调，喜欢它的活力，喜欢它那种成熟了的诱惑；房间里弥漫着一种情欲，感悟这种情欲就是对它的颂扬。

因为她们爱我们，正如我们也爱她们一样，这爱日渐增长，友情变得令人心醉变成爱情，一种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未曾言明过的爱，于是我们管它叫农庄，叫聚居地，仿佛它仅仅是一个想法，一个政治上正确的共同观念。由于这种爱，我们感到销魂的幸福。是因为我们的生活方式吗？是由于我们的身份吗？我和索菲说是因为今年这一拨学徒个个都很棒，她们是宝贝。我们称她们为孩子，但我们知道她们是女人，虽然还年轻，但已经是女人了。

生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美好。学徒们、农庄、这个才过了一半却已四处散发着富足、完美的夏天，像一朵盛开的牡丹花，又像是池塘周围蓬勃生长的千屈菜。还有索菲。所有的一切，我全都拥有，我甚至开始停服碳酸锂。没有产生任何副作用。到现在我们已经连续六星期检查实验的效果。要是这实验有作用的话，我就是个完整的人了，要么是我从来就没有发过疯，要么是我已经痊愈，从此以后就又是一个神志正常的人了，一个完整的人，而不是一只裂了壳的鸡蛋，不是一个有缺陷的标本，不是一个才华出众的畸形的知识分子，也不是一个精神不健全的人——是一个完整的人。实验正在起作用，我要让它成功。

“嗨，快点呀，伙计们，厨子该发火了，”我们互相对视，脸贴着脸，身躯紧紧地缠成一团；她们就站在门边，在门与床前之

间的地上，她们的身影在逆光中愈显深重；你可以斜身倚在一条胳膊上朝她俩微笑，带着爱意，爱她们，爱这地方，爱索菲。“快点，都已经迟了。”现在我们也发现有点迟了。在和索菲一块儿穿过草地去吃晚饭的路上，我们看见其余的人站在餐桌旁举杯共饮。他们把酒杯举得高高的，里边盛着红酒，那些玻璃酒杯，那些放在草编盘垫上的大盘子，那放在木板餐桌上发出更温暖的光线的煤油灯，都在夕阳的最后一抹光辉中闪烁，更见澄明，她们那给日光晒成棕色的长长的手臂高高举过头顶，在令人愉快的酒杯叮叮当当的碰撞声中干杯。“她们真是最棒的一帮人，”在穿过草地时我又对索菲说，“是我们带过的学徒中最好的，”她点头说道。这是我生命中最幸福的一个夏天。

2

又是一个清晨来临了。我在她身旁醒了过来，心情忧郁。我们之间发生了一些龃龉，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而争吵，为无谓的小事恼火。我们之间正酝酿着一场激烈的口角：索菲在拆散我们之间的那点联系，早先那种明媚的美丽，晨曦中我们洁白的胴体，池塘上飘飘浮浮升起的薄雾。我们永不知餍足的强烈性欲，我们的爱，我们的柔情，那刻骨铭心的柔情。我们已经不能停止，一次快感立刻又唤起我们对下一次的渴望，渴望最狂烈的即兴发挥，无休无止的交欢，比我以前所认识的任何一个爱侣都做得更放荡，更有野性。陶醉于相同的愉悦，陶醉于所有的愉悦，无数种妙不可言的阴蒂刺激，那粗犷有力的阴道的交合，颇有创意的肛交；丰乳，明眸，忙碌的嘴唇永不满足；一次次轻松而连续地进入和抽出，然后停留在乳头上歇息，或一个亲吻，或一个

注视——这最充分的信任，我们俩之间的秘密；我们那全无任何羞耻的骚公羊般的情欲，所有的界限都被超越，都被抛到九霄云外——我们把自己完完全全地交给对方，合二为一。

所有那些成全了我们爱情的早晨，都在这些临水的大窗户前一天又一天地继续。从窗口往外望是细弱的垂柳。站在大玻璃窗前望着下面的池塘，那里有垂柳、花圃和摆放在池塘右上方的画。就在那张大画桌上我画过她。一遍一遍又一遍成百上千次，先画素描，然后用一支毛笔着色完成绘画，然后在画上题诗，再用丝质衬底装裱起来。索菲索菲索菲，墨水的线条勾勒出她的身躯，文字似密集的亲吻沿着她的肉体滚动，那是甜美纤巧的身段，毛笔的那些线条企图分毫不差地摹仿她的肉体，摹仿我面前沐浴在夏日阳光里的这具如此完美的生命之躯，池塘远处的盎然绿意和柔柔柳丝，随风摇曳的青草映衬着她白皙的纤腰、小腹、肥臀、丰乳和硬朗而瘦削的双肩。

如今这一切都已烟消云散了。我们不再做爱，即便做爱，也只能让我们回想起那曾经是如此美好的一切是如何渐渐蜕变至今日的。当往昔的记忆萦绕心头时，它却是一种嘲讽，性高潮沾染上屈辱的色彩，你抽身而去只为结束这一切。点燃一支烟，试图忘怀；意欲振作起来而非苟延残喘：吃早饭，开始工作，不管做什么，就是不要苟延残喘；不管做什么，就是不要知道我们之间一切都已完结，不要知道这一切都已成定局，无可挽回。一时间你可以说事情有了变化，爱情变了，稳定下来了，日复一日地变化，不再仅有爱的乐园，而是具有了更实在的内容，是共同生活而不是堕入情网；是婚姻而不是婚礼。然而现在我面临的问题并不是婚姻问题，因为我早从跟文夫的婚姻生活中了解了婚姻是怎么回事，这倒也好。

那不是婚姻问题，相反，它是某种模拟婚姻，某种让我心存